



在和平的海岸上

蒙那斯蒂廖夫等著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在和平的海岸上

（长篇小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現代文學譯叢

在和平的海岸上

蘇聯 蒙那斯蒂廖夫等著

許 鐵 馬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在和平的海岸上

著者 蒙那斯蒂廖夫等

譯者 許 鐵 馬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077 開本. 762×1067 1/25 印張. $5\frac{1}{6}$

字數. 80 000 插圖. 9 定價頁. 90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三次印刷

本次印數 2 000 冊

12 001—14 000

定價 六角三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閘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大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山西北路五八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本書各篇譯自蘇聯軍人等雜誌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七個短篇，都是比較優秀的作品。其中反映出蘇聯軍隊如何與德國法西斯進行英勇的鬭爭，蘇聯人民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如何偉大，同時揭露了戰後某些帝國主義份子如何派遣特務，破壞蘇聯人民的和平生活，遭到不可避免的失敗。

目次

特·馬克薩可夫：	
決門·····	三
尤·布洪達列夫：	
喀爾巴阡山伏擊戰·····	一六
勃·布洛特斯基·····	
神槍手寧娜·洛勃珂芙斯卡婭·····	二六
馬·阿勃拉摩夫·····	
海魂·····	三二
格·畢廖茲柯·····	
榮譽·····	三七
伊·斯塔特紐克·····	
鐵鉞·····	六五

符·蒙那斯蒂廖夫：

在和平的海岸上

..... 171

在和平的海岸上

決鬥

蘇聯英雄特·馬克薩可夫

——坦克手的故事

我們的坦克旅駐紮在烏克蘭一個小小的村子裏。在三十公里以外，有一條日基●鐵道。希特勒匪徒們正在這條鐵道上往前方趕運彈藥、燃料和軍需品。

那年臘月特別寒冷。車輛必須經常保持着溫度，因此坦克乘員們●都在車裏輪流值班。不久，我們的連隊就接到戰鬥任務。

當時我們的任務是衝進斯克倫諾村地區的鐵道線，破壞它，切斷敵人主力部隊的部署。我們的連隊擔任先遣支隊。我剛在地圖上劃下行軍的行進路線，就接到呼喚信號，便趕快奔往連隊，因為離出發時間只剩下四十分鐘了，當時我匆忙之間向分隊指揮員們交代了任務以後，馬達的隆隆聲已經發動。乘員們紛紛各就各位。陸戰隊的士兵們也都順當地坐上了裝甲車。

指揮員發出口令：『開車！』

● 指蘇聯的日托爾米——基輔鐵路綫。

● 坦克乘員，指坦克中（除車長外）的駕駛員、無線電通訊員、射擊手……等等而言。

履帶輪開始在黑黢黢的暗夜中啓程前進，坦克費力地在深雪中匍匐行駛。縱隊不打燈光，只是在每輛坦克尾部閃爍着朱紅色微光的事故燈號下摸索前進。

我一貫對自己所乘的坦克非常放心：因為機師扎基洛夫是一位很有經驗的駕駛員。但是我們後邊，烈什金中尉所乘的那輛坦克却猛然闖進了雪堆裏面，它一停下來就阻礙了自己縱隊的行進，而且常常把砲頭伸到我們的車上，撞翻了坐在摩托車上的陸戰隊士兵。烈什金坦克車上的駕駛兵是謝米昂諾夫，他還是在兩天以前才開始駕駛工作的。他原來的職務是炊事員。戰爭期間曾畢業於坦克駕駛員學校，可是調到坦克旅以後，又立刻被分配去管理營的廚房。

這麼一來，他就幾幾乎歇手了十一個月之久才重新分配到坦克車上。由於實際駕駛經驗很少，因此他的坦克就東衝西撞，往往妨礙着前面的坦克車隊。

但是烈什金却很願意把謝米昂諾夫編入自己的車裏面，因為他非常瞭解他的堅強性格：有這樣一種性格的人，將來一定會有所成就！

『哎呀，甲，甲！』陸戰隊士兵奧甫恰林柯一面乖巧地避開了橫撞過來的砲口，一面就對着那個探身在艙口外的謝米昂諾夫大聲地喊叫，但他却是善意的：『你到底是開戰車，還是趕牛車哪？烈什金同志！』

烈什金在自己的坦克車砲塔上提出質問：

『奧甫恰林柯，你在那兒幹什麼？開玩笑嗎？』

『中尉同志，他搞得這步田地，還不是開玩笑嗎？難道你還沒有感覺到你的駕駛員在開什麼花樣？如果他砸掉我的腦袋——那倒沒有什麼，就另外長它一個，如果毀了機師的話，我們拿什麼來打仗？』

『別耽心，中士同志！你還太不瞭解謝米昂諾夫！』烈什金笑道：『你瞧着罷，日後他就會變成另外的一個人，一定會超過扎基洛夫。』

安東諾夫中尉在縱隊裏面緊跟在烈什金的後邊行進，雖然他的坦克也劇烈的跳動着，但它彷彿有件什麼東西拴着似地緊跟着前面的坦克行進。它是我們連隊裏最優秀的坦克。無論是坦克的指揮員安東諾夫本身也好，無論是他這一組裏面其他的乘員也好，都是這一行的能手。

我們已經接近敵人的佔領區。當時，特別明顯的敵我前沿已很難辨別。希特勒匪徒們已在我們部隊的打擊下潰退，他們僅僅守住了中間地區，此外就很難準確地分出敵我之間的界綫。

我們接到了旅的電報：

『旅的出口已被堵塞。宜獨立執行任務。』

我們謹慎地以極低的速度向斯克倫寧諾前進。毫無一點阻擋地就進入了村子。突然，在不遠的地方發出噹噹兩聲巨響，大家起先還以為是哪一個人碰上了地雷。不，這不是地雷——而是砲兵在對準了村子開砲。

坦克連立即疏散，佈置了環行防禦陣地。六名自動槍手和陸戰隊的指揮員——中尉烈什金出

發去偵察。中尉回來報告：那是敵方裝甲列車砲擊村莊。

六點多鐘的時候，天已開始亮起來了。居民們偷偷摸摸地紛紛從屋子裏出來，一大羣人立即圍攏在坦克四周。每一個人都想快一點兒知道前綫的情況，快一點兒知道怎樣才能停止這種戰爭的生活。

但是我們還談不了多長時間。敵人的裝甲列車已從布柳希赫車站前的一座小丘後邊爬了出來。砲彈在空中飛囓着。居民們紛紛四處逃散。

坦克車隊應當立即從砲擊下開走，我們將坦克部署在砲彈不能落到的小丘後邊。

應該行動的時候已經來到。三輛坦克仍留在隱蔽地帶，以備必要時作我們的支持，我和其他三個人就開始向鐵道行進。但遺憾的是，所帶的炸藥太少，一共只有十五公斤。我們把黃色炸藥都捆在一起後，放在兩條鐵軌中間的枕木上。可是爆炸力太弱，因此就不得不利用砲來完成任務。大家想使它像地雷一般的爆炸，所以都沒有把砲彈上的保險帽擰下來，坦克手們已經開始砲擊路基，一直將軌道擊毀了有十六米達左右才退回到村子裏來。任務的第一部份，實在是完成得非常乾脆。敵人的裝甲列車已不可能再向斯克倫寧諾往前挺進一步，同時，我們不讓他們搶修道路。

最重要的問題是必須摸清敵人在布柳希赫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裝甲列車從那兒開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能加以襲擊。

烈什金請求道：

『上尉同志，請允許我鑽進布柳希赫去試一試行嗎？』

我想，派他一個人去，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是否派一些步兵偵察員比較好呢？但是得費很長的一段時間，並且他們在白天裏能不能偵察出來，還是個問題。裝甲列車可能還會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然後溜走。這就非得讓烈什金來運用一次戰鬥偵察才能弄清布柳希赫的情況了。

烈什金中尉是和一批新近補充到隊裏來的士兵們一起，編入我旅的軍官。他的排裏還有一位安東諾夫中尉，他們倆是莫逆之交，他們曾在一起學習，又編入了同一個部隊。

如果說，烈什金是一位經常要比別人更富有堅毅精神和抑制力的人，那麼他的朋友則是一位熱情的，也往往表現着鹵莽蠻勇的人。車長和乘員都能配合得很好。無論什麼任務交到他們手裏，他們似乎都能幹得比人高明一着。在分隊裏面，誰能經常保持第一次挖好防禦工事？是安東諾夫！誰的坦克裏能找不出一點兒髒蹟？是安東諾夫！誰能從來都不讓坦克調皮一下？歸根結蒂來說，還是安東諾夫！

這一組成員都能做到互相交換職位：例如駕駛兵就可以坐到電台那裏進行必要的通訊，甚至能在大砲和機槍跟前迅速而沉着地工作，而且做得並不比砲長和無線電通信員差些。

當我同烈什金談話的時候，安東諾夫站得幾乎祇隔幾步路，他裝作對這些談話毫無興趣甚至完全沒有聽到的樣子，可是事實上，他每一個字都聽在耳朵裏邊。

我允許烈什金去鑽布柳希赫以後（祇准他另帶一輛坦克出發），就問他：

『你想帶誰一起走？』

說到這裏，安東諾夫就猛一提神向烈什金瞥了一眼，接着兩個朋友互相瞥了一眼便微笑了起來。真是連半句話都沒講出口，他們就已協商好了。

『庫里亞！把我求來的兩匹駿馬兒配備好，騎到這兒來罷。』烈什金取得了我的同意，關照安東諾夫道：『現在我得給我的「手槍」上些子彈。』

安東諾夫去後，不一會就開來了二輛坦克。烈什金登上砲塔對謝米昂諾夫喊道：

『呶，准尉，這一下該你表現表現啦，拿出點兒本事來，可別那麼像揣個杓兒似的！』車輛穩穩重重地開動後，沿着道路奔馳而去。

安東諾夫的坦克緊跟在他後邊約十米遠的地方急駛着。

『瞧，謝米昂諾夫的駕駛勁兒，多麼漂亮！』坦克中間有一個人順口說道。『這事兒很明顯，他只是在夜裏不太習慣，所以往兩邊兒亂撞。』

坦克拐了一個彎就消失了。我上了小崗，往教堂走去，那裏是一個觀察地形的好地方。我走到半路上，命令將奧甫恰林柯叫到我這兒來。

● 指對安東諾夫的愛稱。

● 這裏係指他的坦克而言。

『上尉同志，他不在，』陸戰隊士兵斯維里多夫報告：『他一定是給布柳希赫的姑娘們迷住了。』
『怎麼他也上布柳希赫去了？他明明是我車上的陸戰兵呀。』

『不錯，上尉同志。他是請求指揮員准許後才同車到布柳希赫去的，他們在那裏就直接出發走了。』

『既然這樣，那麼你跟我來罷。』

我同斯維里多夫登上鐘樓向各方面觀察，從這裏還望不見車站。它給菜園裏邊一片白茫茫的樹木頂兒遮住了，在它啣接的地方又是一座長滿了光禿禿樹林的高地。看情況，烈什金和安東諾夫一定在那個場所了。

差不多過了一個鐘頭左右。一切還是肅靜無聲。這就是說，法西斯匪徒們還沒有發現烈什金。

『指揮員同志，「客人」到我們這裏來了！』斯維里多夫突然叫了一聲。

的確，一輛有花斑的法西斯巨型裝甲列車已從小丘那裏出現。開到距斯克倫寧諾村前約三公里的地方停下，好久都沒有動。接着它好像已下了什麼決心似的，噴出了一股濃烈的黑煙，迅速地向前開去。

我就同斯維里多夫一起用最大的速度從鐘樓內吱吱軋軋的樓梯上往下跑。在離開鐘樓前，我先放了一發信號彈。這是一發叫烈什金進攻的信號。

我們在窪地和車轍上面一脚高一脚低地跑步到坦克旁邊。

『上車！指揮員們，到我這兒來！』

幾秒鐘以後，車長們已全部集合完畢。

『現在裝甲列車已向斯克倫寧諾前進。我們要求它盡可能繼續往這兒開，把它引入戰鬥，使烈什金得到一個爆破鐵道、切斷裝甲列車歸路的機會。不要十分開近鐵路線。陸戰隊的士兵們都留在這兒。上車！』

裝甲列車已開始向村子瘋狂地打砲。四輛坦克順序地從村裏衝到田野上面。從曬穀場開始一直向鐵道伸展而去的菜園地，是我們防避射擊的天然掩蔽體。

裝甲列車一看見村子裏有坦克駛出，它便用全部火力都朝着坦克攻擊。彈片紛紛落在裝甲附近。但坦克車已機動地駛進了菜園，很快地都隱藏在樹叢後邊。現在裝甲列車祇是在盲目地射擊。讓他們去『消耗』這些多餘的砲彈吧——這對我們沒有壞處！

突然，強烈的火力漸漸減低。這一下該鼓勵法西斯匪徒們了，我們又把坦克從菜園裏開出來，佈成一條長線向裝甲列車猛烈射擊，然後又回到原來的隱蔽點。

敵人憤怒已極。他們就順着菜園猛烈打砲將樹木連根拔掉。看樣子，他們想先把地面上的這堆障礙物剷掉，然後再打坦克。

停了一會兒，法西斯匪徒們的氣焰漸漸低落：他們向田野進行面積射擊。

十分鐘以後，坦克又開始突擊，這一次也跟上一回一樣，又回到了隱蔽點而沒有遭受到半點